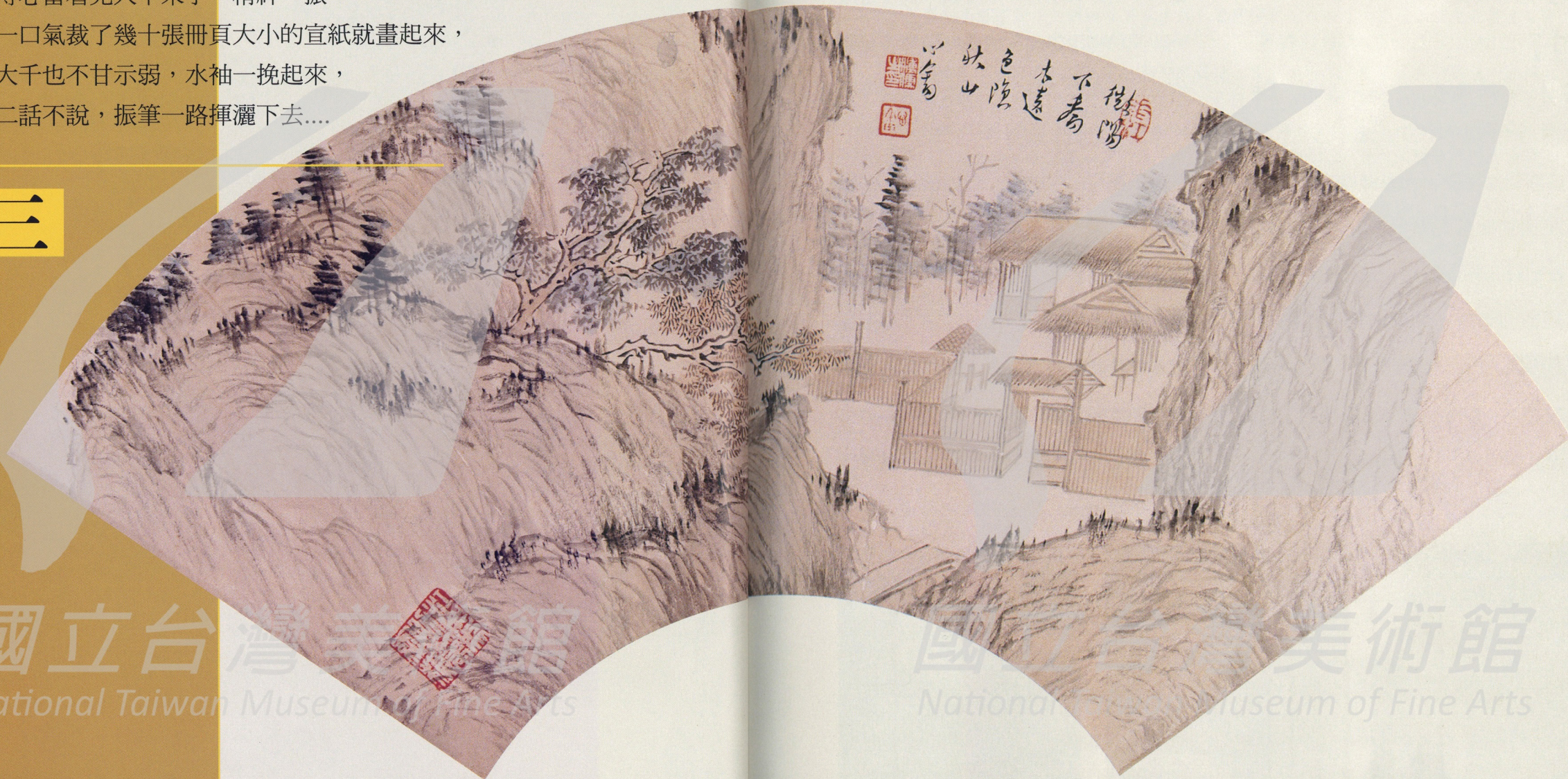


溥心畬看見大千來了，精神一振，  
一口氣裁了幾十張冊頁大小的宣紙就畫起來，  
大千也不甘示弱，水袖一挽起來，  
二話不說，振筆一路揮灑下去....

三

# 重返北京城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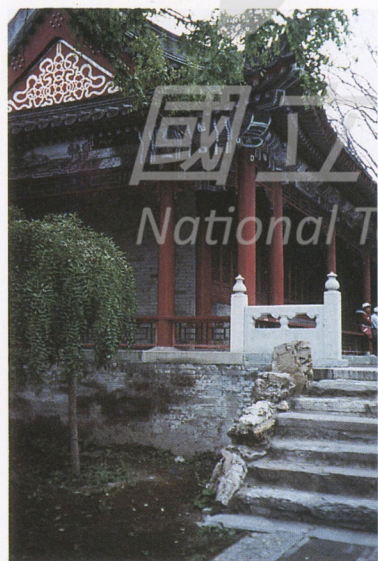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## 重返北京城

**溥**心畬從一九一二年搬到馬鞍山戒臺寺，一直到一九二四年離開，前後隱居的日子長達十二年之久。這期間他接受了大哥溥偉的安排，與前任陝甘總督允升的千金羅清媛結婚；在他後來的自傳裡，還記載著其間兩次到德國唸書，完成博士學位的事情。在漫長的十二個年頭裡，溥心畬除了讀書之外，他花在寫字畫畫的時間也是十分可觀的。古人說：「十年磨一

劍。」凡是大學問、大企圖，無不是透過時間精鍊出來的，溥心畬裝載著滿車的畫卷，和他這些年來一批閱圈點過的書冊，告別了戒臺寺。

●車子慢慢向東駛去，輕輕揚起了一縷黃塵，北京的城郭已經映入眼簾了，溥心畬不禁想起這些年和他往來唱酬的永光法師、能和上人，回首煙塵，那隱身在萬壑松風中的戒臺寺，已經遠遠的消失在無盡的平疇田野之中了。



3-1 恭王府福殿



3-2 恭王府石景



3-3 恭王府後花園

## 恭王府

清朝從順治皇帝（1644）統一中國，到宣統皇帝宣布退位（1911），經歷了二百六十七年，皇帝的兄弟被封為親王的很多，親王住的「王府」當然也不在少數。在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來的時候（1949），北京城內保存完好的王府還有六、七十處之多；而其中最漂亮、最富麗堂皇的，公認是位於什刹海西邊的恭王府。

恭王府有多麼漂亮呢？據說嘉慶皇帝的兄弟慶僖親王永璘，一輩子不曾想過要當皇帝，卻自始至終只想擁有這一座豪華宅邸。

恭王府最早是乾隆時代的大學士和珅所建造，由於和珅很受乾隆皇帝的信賴，兼任很多官職，有錢又有勢。可是他在嘉慶四年（1799）失勢，被叛有罪，其中一條罪名就是房子蓋得太奢華，許多建築的式樣和器具，跟皇宮差不多，單是這一條「僭越」的罪狀，就可以殺頭的了。這房子因此被充公，分配給慶親王永璘，在咸豐皇帝即位以後，又轉給恭親王奕訢——也就是溥心畬的爺爺。

奕訢在光緒二十四年（1898）去世，由溥心畬的哥哥溥偉繼承恭親王的爵位，一九三二年羅馬教廷從他們兄弟手上取得了一部份恭王府的產權，創辦了輔仁大學。現在的恭王府，前半部的房子由中國藝術研究院和中國音樂學院使用，後半部的花園則闢成觀光據點，許多主體建築還保留著二百年前的樣子。

●溥心畬回到恭王府以後，雖然說是住在城裡，人來人往的，但是清閒的時間還是有的。他看到堂房裡的宮燈舊了，就派人按照宮燈的大小，裁好絹布，一張張換上新的絹心。東邊宮燈上的四面絹心，畫上夏圭的「谿山清遠圖」，而西邊的宮燈畫的是宋人的一張手卷，溥心畬畫好墨色之後，又淡淡的染上幾層青綠，到了夜裡，宮燈在燭火的照耀下，更顯得墨色交融，那青綠的山樹就蔥翠得像要出水一般，畫畫的朋友看了都讚不絕口，在堂房裡抬著頭看了又看，不忍離去。



3-4 夏圭「谿山清遠」(局部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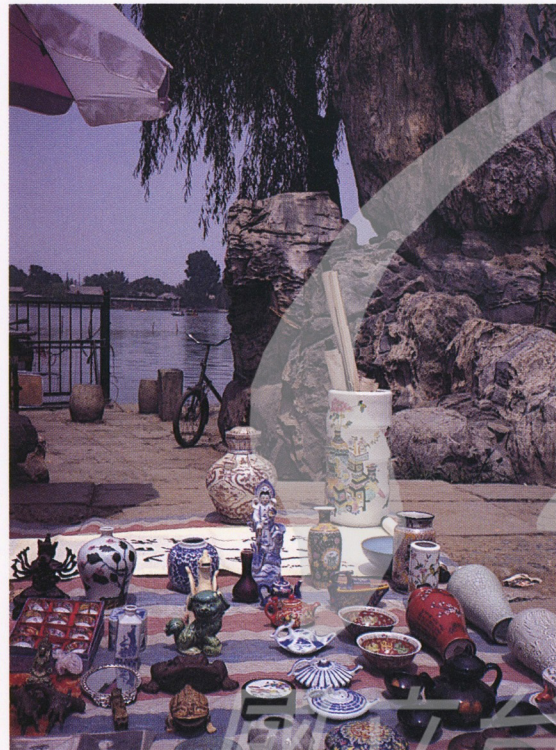
3-5 溥心畬與羅清媛（中）、李墨雲（右）及其子女攝於北京。

●二月的春雪才剛剛融化，庭院裡的地上已經冒出了芍藥的芽尖，那些仔細用稻草包起來過冬的牡丹老枝也吐著嫩芽。又過了半個月，北京城裡的大戶人家和出名的園林裡，到處瀰漫著花香，香氣沁人心肺。那段時間，溥心畬和幾個喜歡書畫的滿族公子，時常到溥忻的「松風草堂」去聚會，每個人不管輩份大小，都給自己取一個與「松」有關的名字，溥佺叫松窗，葉仰曦叫松蔭，啟功叫松壑，溥心畬就叫松巢，他們在一起作詩、畫畫、賞花、下棋、彈琴，或是談天說地、看看每個人收藏的字畫。溥心畬想起來家裡有幾棵老玉蘭樹，每年三、四月間就滿樹著花，是個雅集的好時候，就說：「過一段時日，我寫個帖子，邀請你們和一些詩友到寒玉堂裡來賞花吧！」寒玉堂是溥心畬畫室的齋號，聽上去就是冰清玉潔的樣子。平常溥心畬就是一個很健談的人，看畫、評詩的時候要是他在場，就有聽不完的

精采典故，這回讓溥心畬做東，想必還有更好玩的，大夥想到這裡，便齊聲說好，只等溥心畬的安排。清明節前夕，溥心畬果真派人發送請帖，邀請的對象包括松風草堂的畫友，以及北京城裡清雅的老少詩人，一些滿肚子學問的清朝遺老、和幾個對中國文化感到興趣的外國使館人員，也在受邀的名單上。

●雅集那天，天氣已經有一些回暖，等太陽西斜了，空氣又帶著一點清冽，是個很宜人的早春氣候。受邀請的人早早用過晚飯，紛紛朝恭王府的方向走來。有的人從轎子的帷幕裡看到赭色的柳枝上，染上了一層似有似無的粉綠，知道那是水柳長了新葉，就讓轎夫停住，下了轎子沿著湖邊散步。這時候什剎海旁邊的荷花市場已經點上燈火，訪客們還來不及聞到小販攤上的食物香味，就已經被恭王府裡遠遠傳來的玉蘭花香氣給吸引住了。從西邊來的人們才剛到羊房胡同，也同樣聞到馥郁的花香。華燈初

上，乾燥的北方空氣此時漸漸帶著夜露的溫潤，玉蘭的氣味於是更加無處不在，香聞數里。



3-6 北京什剎海荷花市場一景



3-7 北京什剎海



3-8 溥心畬 玉墀瑤華 1961年 紙本  
105x29公分

●在萃錦園裡，溥心畬讓僕人把閒置的黃花梨條案搬出來，擺在西院寬闊的長廊下面，案上放著水果、瓜子和五色糕餅，矮桌上有茶具和酒器，旁邊是一缸缸沿著大運河從江南送來的紹興老酒、加飯、花雕和女兒紅。客人到了，溥心畬也不急著招呼他們入座，只讓他們各自把禮籃交給下人，送吃的人就把各式各樣點心甜品取了出來，送文房用品的就將十竹齋的花箋、榮寶齋精裱的紫檀木函冊頁，放在已經磨好一硯松煙墨的書案上，和準備給來賓簽名的素紙長卷擺在一起。這桌上還放著一個仿宋鈞瓷大筆洗，一抹天藍灑在海棠紅底的釉色上面，煞是好看。喜歡做詩的人，就從筆洗裡面捻一張小紙，紙上寫著一個分韻做詩用的韻腳，打開看清楚以後，心裡有了底，就各自尋思做詩的材料去了。

●那恭王府畢竟是個大宅院，讓客人們三五人聚在一起尋找話題，信步遊走，

像進了《紅樓夢》裡的大觀園。單是在萃錦園裡，溥心畬自己住的福殿不說，還有棣華軒、韻花簃、沁秋亭、香雪塢、秋水山房和天香庭院等十來個院落、幾十間廳房，邀請百十來個雅士同來，散落在各個角落，氣氛都還是恬靜從容的，而這裡的規模，才是整個恭王府的五分之一而已。這時候有人彈三弦、有人彈古琴，能唱曲的女眷們就閒坐在青石假山下面，細細的調起嗓子；另外有人打開畫卷，品頭論足，連幾個綠眼珠高鼻子的老外也走過來議論一番，而溥心畬，就在那六棵大玉蘭樹下，和一群詩友們喝起酒來了。他們沾了墨，把依照指定的韻腳做好的詩寫在花箋上，互相傳閱，覺得詩興未了的人，就聚在一個桌上划拳行令，輸的人要即席做個對子、或是吟一首五七言詩，要不然就得把酒喝光。如果遇到神來之筆，突然冒出了幾個絕妙的句子，便聽到有人拍手叫好、擊節讚嘆不已。

大夥這麼鬧到半夜，有人累了、不勝酒力，先離席而去。夜更靜了，露華更重，這時候玉蘭的香氣一陣濃似一陣，好像特別給流連忘返的知音再續一曲似的。許多人在美酒當前、飛觴醉月的雅集裡，好像回到古樸的魏晉和盛唐的時代。正不知今夕是何夕的時候，突然聽到三弦琴清弦一撥，換了一個人彈奏，那琴音分外遼亮清遠，如松濤拂面、如流水漱石，假山後面才出來試試新聲的蝸蚰兒一下子都不叫了，客人們不覺把敬酒的酒杯停在半空中，一個個仰著頭側耳傾聽，半圓的下弦月此時才緩緩的浮上東配房的屋頂，照得那兩丈多高的玉蘭樹通體透明，也照著溥心畬溥二爺彈琴的側影。

### 3-9~12

溥心畬對於琴棋書畫、吹拉彈唱，可說是樣樣精通，他能唱北崑、平劇，擅長彈奏三弦琴和月琴。早年在恭王府的堂會裡，溥心畬會親自操琴，到了台灣，他還是喜歡小露一手，自娛娛人。溥心畬年輕時候練過太極拳，因此臂力過人，彈琴的音調格外清遠，和他的書畫一樣精采。



3-9



3-10



3-11



3-12

花鳥繪畫

溥心畬的寫意花鳥畫在形似與灑脫之間掌握住物象的神氣；而工筆花卉主要學習宋朝院體風格，其畫風細膩，所表現的景物顯現出自然的高貴氣質。



瑤池東渡海茫茫  
雪點明珠為  
洗妝曾向廣寒樓  
玉樹呵冰猶染  
桂枝香

溥心畬

3-13 溥心畬 白孔雀



翠下香搖明月好  
香人結絕採芙蓉冷  
照秋紅

溥心畬

3-14 溥心畬 荷塘清趣 設色紙本



荷傾經夜雨  
翻香八湖風  
秋水明霞色  
微茫夕照中

溥心畬

3-15 溥心畬 荷塘秋色 設色紙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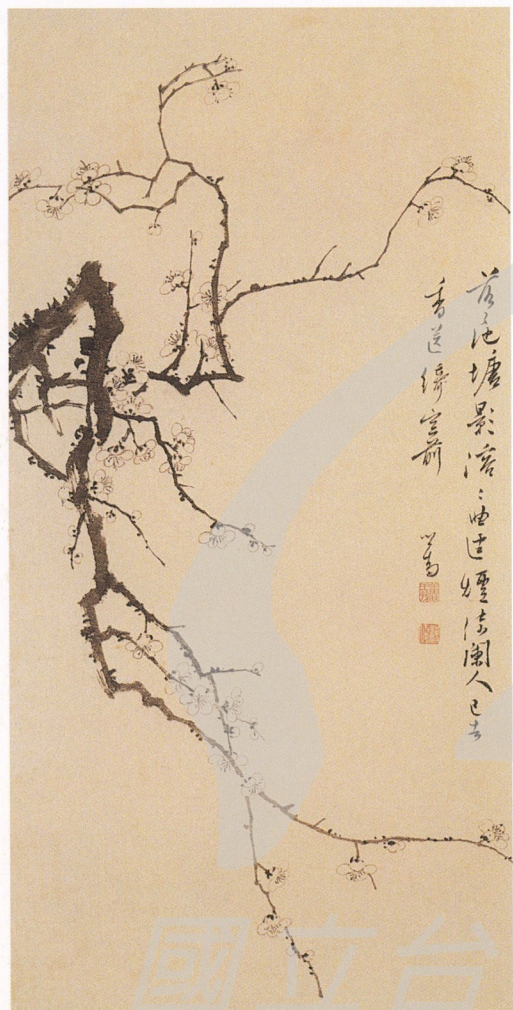


3-16 溥心畬 雙鴿圖 1956年 設色絹本 59x34.5公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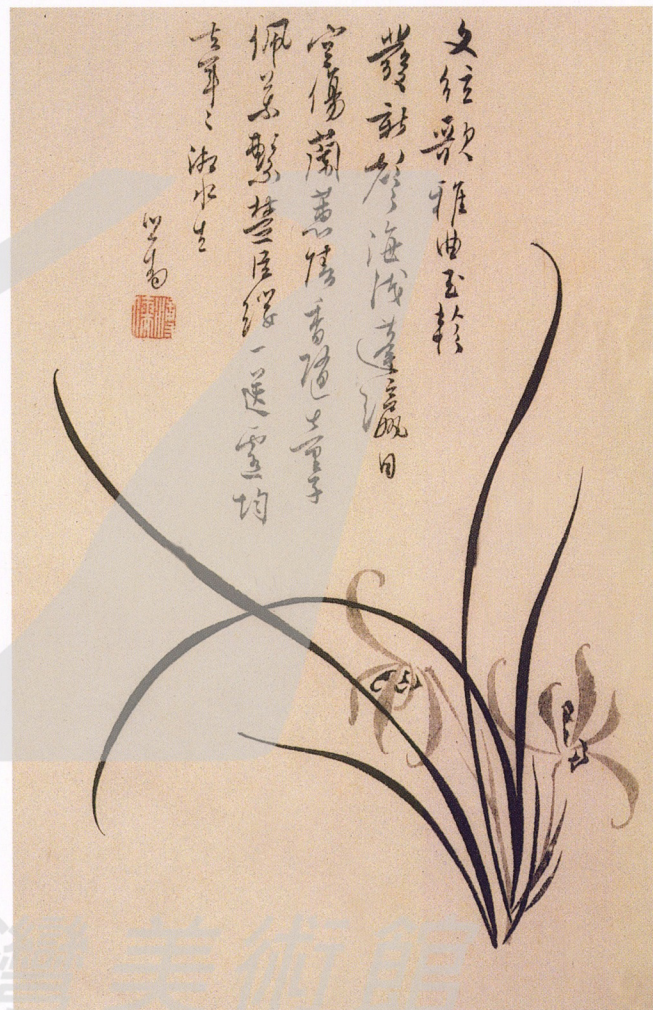


3-17 溥心畬 野柿經秋 設色紙本

雪霜空喜浦高枝野柿  
 經秋熟過應有以屬  
 年擇木幾回孤影照橫池  
 溥心畬生并題



3-18 溥心畬 暗香疏影 紙本 77.4x37公分



3-19 溥心畬 幽蘭 紙本 33.5x24.5公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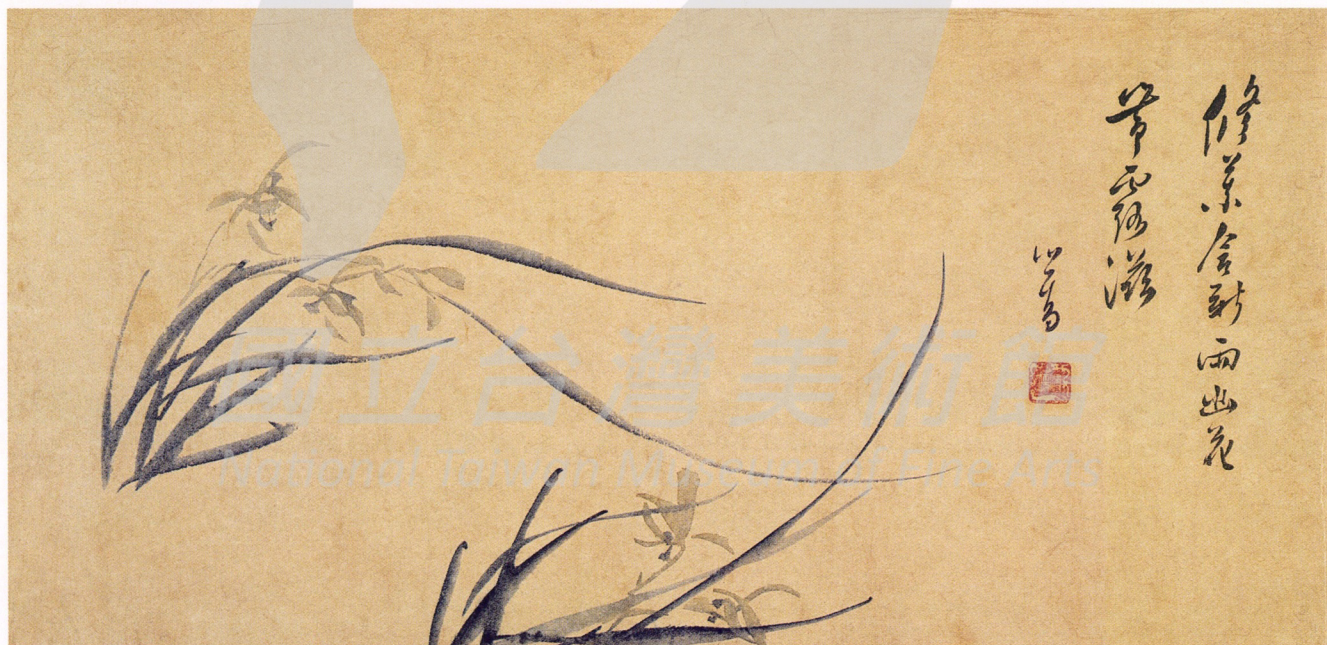
3-20 溥心畬 脩竹 紙本 33.5x24.5公分



3-21 溥心畬 霜菊 紙本 33.3x22公分



3-22 溥心畬 風蕊含露 紙本扇面



3-23 溥心畬 幽蘭 設色紙本



3-24 溥心畬 瓶上一枝春 設色紙本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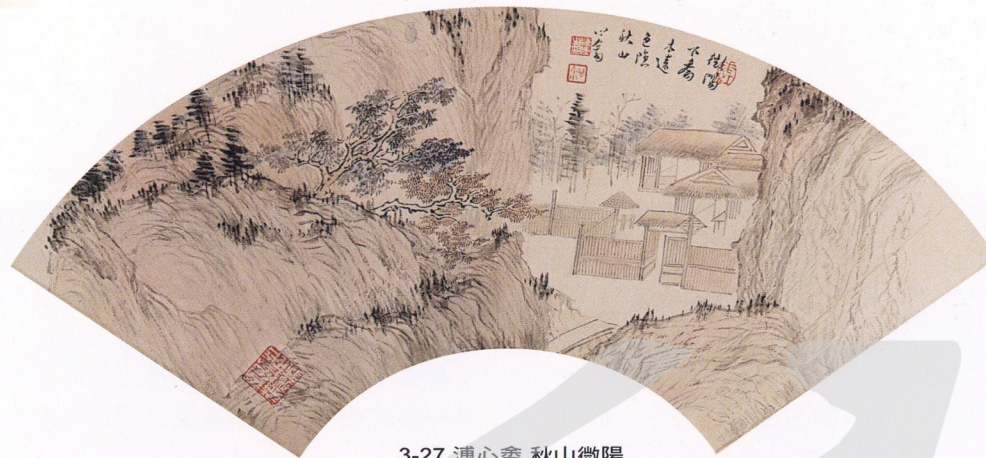


3-25 溥心畬 菜根香 32.2x65公分 設色紙本



3-26 溥心畬 清芬苦荀 紙本

1930 ◆ 溥心畬首次個展於在北平中山公園水榭展出。



3-27 溥心畬 秋山微陽

### 與張大千的翰墨緣

●前章所說的恭王府賞花雅集，從溥心畬重回北京城裡以後，一直到一九三八年他搬進頤和園的十來年間，每年都得這麼熱熱鬧鬧的舉辦一回。這段時間，應該是溥心畬過得最充實而愉快的日子。

●溥心畬在剛回到恭王府的時候，只是個二十九歲的青年，但是由於詩、書、畫都很傑出，所以不只是滿族的畫友視他為領袖，外面的人也很敬重他，認為他不但是一位皇族畫家，同時也是一位真正的文人畫家。有一年夏天，溥心畬的朋友溥堯臣邀請溥心畬拿出幾件扇面，在他組織的「揚仁雅集」展出，結果溥心畬的畫被認為是「新中有古，源

中有流」的精品，展覽的扇子沒幾天就被買光了。回府的第六年，也就是一九三〇年，溥心畬才在天安門西邊的中山公園水榭廊裡，同他的夫人羅清媛一起舉辦第一次展覽。許多人只聽說溥心畬的畫盛名在外，卻從來沒見過真蹟，等一看到溥心畬的作品，這才知道溥二爺果然沒有浪得虛名。著名書法家臺靜農看完展覽以後，認為北宗山水沉寂了數百年，北京畫壇充斥著空洞無趣的四王畫風，溥心畬的山水畫一出，再次讓人們看到北宗山水的精髓。溥心畬的首展在畫壇上引起了很大的回響，這時候，他已經是北方畫壇公認傳統繪畫的「第一把手」了。

## 皇族畫家

中國自從宋朝設置「翰林圖畫院」開始，皇室和宮廷畫師的關係更加密切，宋徽宗趙佶本人甚至還是歷史上著名的畫家之一。此外唐朝的李思訓、李昭道父子，南宋的趙伯駒、趙伯驩兄弟，元代的趙孟頫等人，都是出身皇族宗室，他們的繪畫無論是華麗細膩、還是柔媚清雅，大抵都有一種富貴氣息。不過另有一種出身皇族的畫家，是在本朝覆滅以後，成為遺族，最後以書畫寄情，他們所呈現的畫風，和上述的皇族畫家又大不相同，八大山人、石濤可以說是最典型的例子。他們兩位都是明代王室朱家的後代，在清兵入關以後，削髮為僧，隱姓埋名；因為際遇的關係，反而使他們成為在野的畫家，他們不為政治服務、個性很強，幾乎一輩子都被排擠在畫壇的主流之外，但後人對於他們的原創性的評價，甚至比同時期的主流畫家更高。而溥心畬在民國建立以後，並沒有受到明顯的政治迫害，他沒有八

大、石濤那樣滿腹的悲憤，因此畫風還是屬於貴胄世族的一類；但另一方面，由於他的文學底子和隱逸色彩，也讓他的繪畫洗盡鉛華，瀟灑而不媚俗，並且流露出可貴的文人氣質。



3-28 三〇年代北京的英文報紙報導溥心畬的展覽訊息。圖右屬年甲戌的山水作品，係溥心畬於1934年仿自南宋畫家馬遠的「風雨山水圖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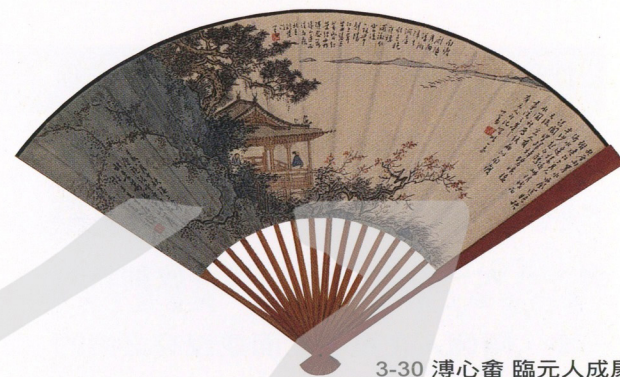
●二〇年代末期，當溥心畬在北京嶄露頭角的時後，上海畫壇也出了一位年輕的才子，這個人正是從四川來的張大千。張大千不但畫自己的畫，也經常做一些假畫來唬一唬那些自以為懂畫的收藏家，為了求真，他經常請北京琉璃廠大街上的字畫店，幫他找一些舊裱的冊頁，或是舊的宣紙和素絹，來往了幾

回，和北方的畫家、畫商也就逐漸熟稔起來了。有一次張大千經由朋友的介紹，在一個飯局上和溥心畬見面餐敘。他看到這位前朝的舊王孫，不但絲毫沒有架子，而且能寫能畫，又懂得收藏，心裡很是佩服；溥心畬也同樣的欣賞張大千的才華，而且羨慕張大千那種瀟灑曠達的個性，就很誠摯的邀請張大千到

恭王府走一走。張大千是一個懂世面的人，他明白要在北京立足，像溥心畬這樣的碼頭是不能不拜的，今天和溥心畬一席話談下來，知道兩個人都不是俗輩，於是欣然答應了溥心畬的邀約。一九二八年張大千到北京舉辦畫展的時候，就親自登門造訪，他在恭王府裡飽覽了溥心畬的詩作、書畫和收藏，對溥心畬有了更深的認識，心裡由衷的推崇溥心畬的人品和藝術成就。



3-29 北京琉璃廠大街的商店。



3-30 溥心畬 臨元人成扇

## 南張北溥

溥心畬於1930年在北平舉辦第一次個展以後，聲名大噪；此前已經在上海嶄露頭角的張大千，每一次到北平去，總要到溥心畬家拜訪，盤桓幾天，兩人合作詩畫，相互唱酬，後來張大千也開始到北平開展覽。因為他筆墨功夫一流，所做的假畫往往能夠瞞過當地的鑑賞家，當做真蹟來收藏，引起北平藝壇的震撼，所以北平的畫商和畫家朋友，就把溥心畬和張大千合稱為「南張北溥」。這大約是一九三二年的故事了。

不過當時的南方藝壇最有份量的畫家，並不是張大千，而是被張大千稱讚為「山水竹石，清逸絕塵」的吳湖帆。在「南張北溥」之說開始流行的時候，張大千還曾經謙虛的認為「南吳北溥」更相稱才對。

吳湖帆（1894～1968）的爺爺吳大澂是學者、書畫家出身，做過湖南巡府，所以吳湖帆的畫風也和溥心畬一樣，帶一點瀟灑的貴胄氣息。和「南吳北溥」比起來，還是「南張北溥」兩個人的對比性比較強。

● 按理說，溥心畬的畫路雖然廣博，但主要的脈絡，還是來自宋代清雅剛健的一派，張大千則是源於清初四僧(石濤、八大、石谿、漸江)等奔放創新的一派，兩個人在畫風上面並沒有必然的關聯；但是文學藝術就是這樣，當畫家自覺在意境上攀抵一個高峰的時候，往往會感到天地悠悠，竟然沒有一個人可以對話的孤絕與蒼涼，這時候只有見識相當、情性相投的知己，可以稍稍舒解這種難以言喻的悵然。我想張大千和溥心畬兩人，儘管出身背景、畫風和處世態度都有些不同，卻能一見如故，惺惺相惜，就是出於這種心情吧。往後張大千只要一到北京，就一定到恭王府去作客，兩人敘敘舊、談談畫壇近況，一邊聊天，就一邊合作些小品畫。這時候「南張北溥」的說法已經形成，市場上對於張溥二人合作的畫也特別感興趣。一九三三年，張大千又來到北京，他才到朝陽門外的燕臺旅館把行李安頓好，

就派車直奔恭王府探望他的老朋友，一進門，發現幾個年輕畫家正在萃錦園裡向溥心畬討教。溥心畬看見大千來了，精神一振，一口氣裁了幾十張冊頁大小的宣紙就畫起來，大千也不甘示弱，水袖一挽起來，二話不說，振筆一路揮灑下去，兩個人就把畫到一半的畫丟给对方，一來一往，見招拆招：你畫古松，我補高士行吟；你畫湖石，我補游魚落花；你畫紅茶花，我補青翠鳥；你畫寒夜吟，我補明月光……在一旁的年輕人看得目瞪口呆，只聽到毫筆在紙上沙沙作響，紙片翻飛，像舞劍、像行拳、像對弈，一個半時辰的功夫下來，數十張白紙就成了有畫有題的佳作了。



3-31 溥心畬、張大千、黃君璧渡海三家在日本聚首，合影於日本東京田村町四川飯店。

### 渡海三家

「渡海三家」指的是溥心畬(1896~1963)、黃君璧(1898~1991)、張大千(1899~1983)三個人，他們三人都是在大陸完成書畫教育，而且在當時的畫壇享有名望的畫家。1949年中共在大陸取得政權，黃君璧和溥心畬跟隨國民政府遷居台灣，張大千則輾轉由香港、印度到巴西、美國，最後在1977年回來台灣定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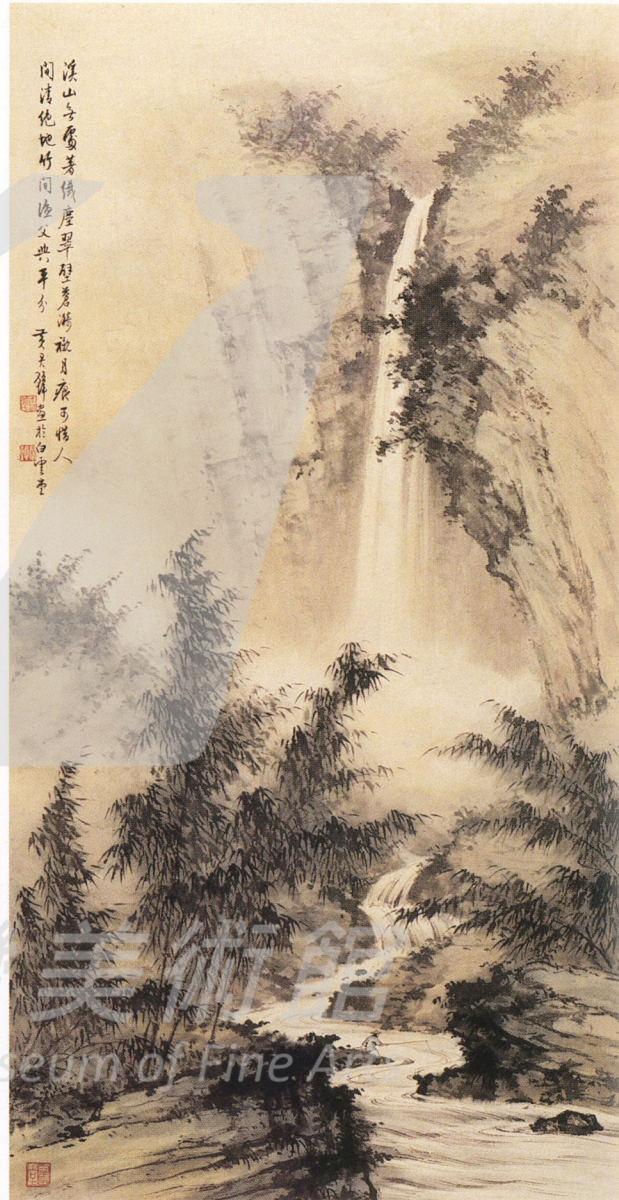
溥心畬、黃君璧和張大千三位畫家渡海來台，帶來了正宗的「國畫傳統」，有人稱他們在台灣的那一段時間，是台灣水墨畫壇的「黃金時期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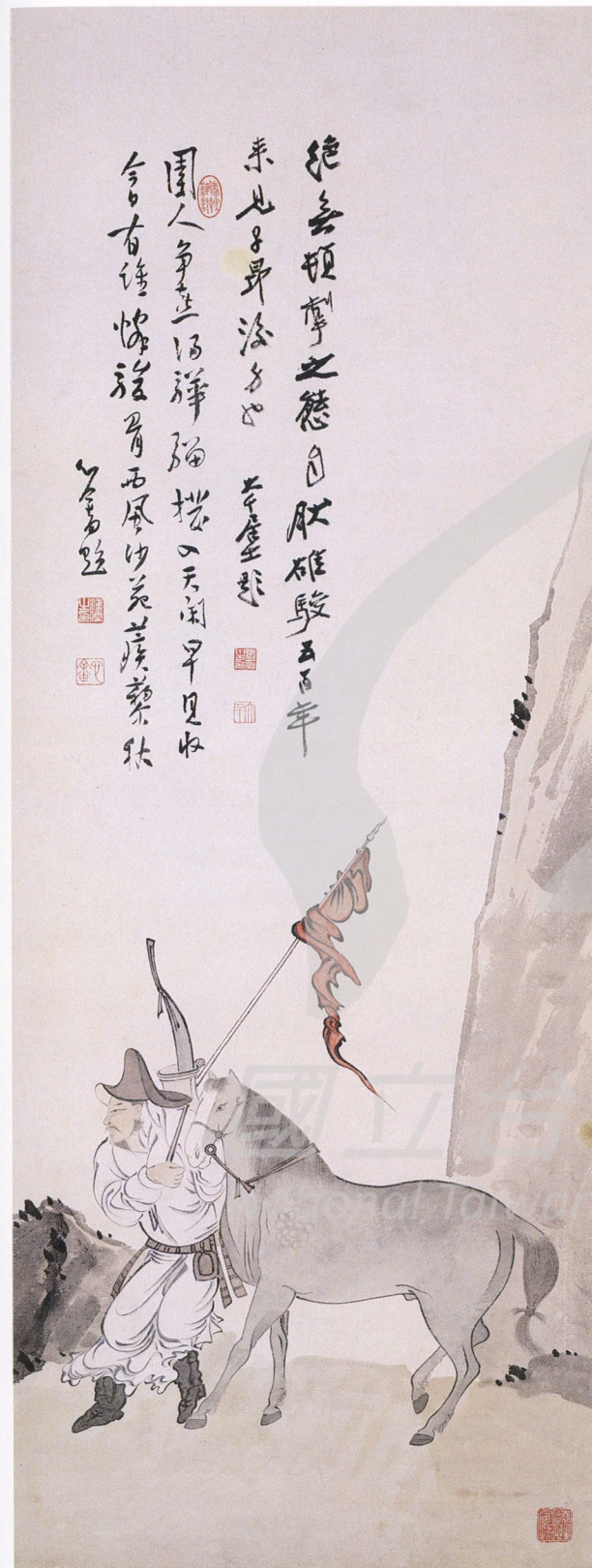
3-32 張大千 白荷 潑墨設色 1973



3-33 黃君璧 雲影滿帆歸 1972



3-34 黃君璧 竹溪垂釣 1950



3-35 張大千與溥心畬合繪「戰馬圖」  
設色紙本 105x39公分



3-36 張大千與溥心畬合繪  
「松蔭話舊」設色絹本